

開放文學－風花雪月－繪芳錄  
第二十九回 莽公子大鬧隱春園 俏優伶避投江相府

話說吏部尚書魯道同，那一日在江公處拜壽，席上見柳五官專意伯青，心內火為不悅。彼時欲多嘲笑幾句，又礙著眾同僚在座，怕人反說他爭；睨翰林的風，只得忍耐下去，托故回來。到了自己私第，除卸冠帶，獨坐在書房愈想愈氣。忽見他兩個兒子進來請安。大公子今年二十四歲，單名鵬，表字雲程。二公子鵬，字翰飛，年方十九歲。皆倚著老子居塚宰的權勢，納粟入監讀書。去歲同下北闈，又通了關節，魯鵬中了第八十一名舉人，魯鵬中了一名副車。兄弟二人一時新貴，分外揚揚得意，終日裡漁戀男色，窩賭宿娼，無所不為。魯道同未嘗沒有風聞，無如溺愛二子，又因次子已中舉人，長子亦是個副貢，不便過於拘束；是以二子益發肆無忌憚。

這日，方從館子裡飲酒回來，二人吃得醺醺大醉。到了書房，見父親已網，上前清了晚安侍立一旁。論道他二人，那裡還有魯道同在看，無奈大人虛儀偽節，都要行的。魯鵬道：「老爺今日為何滿臉怒容，是合誰淘氣的？」魯鵬道：「阿弟又講迂話了，那人有多大腦袋，敢給氣爺受麼？爺平日就是這麼一付面孔。」魯公喝道：「該死畜生，呆頭呆腦的，又來說醉話了。還是你兄弟有點見識，能窺察人的氣色。我看你越人越胡塗了。我今日委係受了人的氣。若是別個給我氣受也還罷了；我如今受起兔子的氣來，還了得嗎？」遂將五官的話，從頭至尾與二子細說。

魯鵬未嘗聽完，早氣得暴跳如雷，大罵不絕道：「好大膽的兔崽子，太要分兒了，仗著誰的勢，都欺起咱爺來了？阿弟，我與你帶他幾名家丁前去把那隱春園毀了，再將那兔崽子抓出來惡惡的捶他一頓，方知道魯天官家利害。」魯鵬聽了，亦大怒罵道：「反了，反了！而今兔子比誰還大。不是我說，爺也太懦弱了，難不成受了兔子氣就罷了麼？彼時在江中堂家不好發作他，爺回來即該知照刑部衙門與兵馬司處，把小兔崽子抓了去，再將他園子封鎖，不准唱戲。看他的那些心愛的孤老，可庇護得著。他所仗恃的，不過是東府裡王爺平日寵愛他，難道王爺為一個兔崽子反來惡識爺麼？大哥說的不錯，我們就去捶他一頓，然後再議。」說罷，回身一迭聲的喚人，早進來四五個家丁，站立一旁候二人吩咐。魯鵬道：「你們下去挑選一二十個精壯力大的上來，我明早有事差你們去。」眾家丁答應退出。他兄弟二人也忿忿的回後去了。

次日清早，果然挑了二十幾名身材高大的家丁，魯鵬、魯鵬又叫外面備了兩騎馬，領著眾家丁氣生生的向隱春園而去。魯道同正在怒惱之際，見兩個兒子去替他出氣，非獨不阻攔他們，反心內歡喜，誇獎他兄弟有膽有識能乾大事。「五官那小畜生，若不整置他一番，定要狂上天去。只恐我家出頭與他做對，十個祝翰林也不濟事，就是江老頭兒曉得了，我代他女婿斷除外路，他還要感激我呢。」喜孜孜坐在書房，等候他兩個兒子回來的消息。

單說魯鵬在路上與魯鵬計議道：「我們此去，不能猛然就打罵他，必須尋個事端才是。」魯鵬笑道：「這又何難之有？我們去假作聽戲，叫五官來陪酒，他必然不願意，那時即翻轉臉來。倘或他不敢違拗，我們即臨時見機發作。總之要占住一二分理，就是旁觀的人也不能批削我們。」魯鵬拍手稱妙。二人又加上一鞭，早至隱春園門首。忽見迎面來了一輛車子，隔塵高高弔著。魯鵬眼快，見是五官坐在裡面，知道他要出局去，忙把牲口一拎，向他車前衝過。那馬見面前有輛車子，驚得直跳，又與駕車的牲口相齧鬣，幾乎把魯鵬損了下地。魯鵬大怒道：「什麼忘八崽子，驚了我少爺的馬！」說著，即舉起鞭桿來打車夫。五官在車內見來人顏色不善，又聽他口中自稱少爺，想必是大來頭。忙跳下了車，上前陪笑道：「爺不要生氣，實因車子走得太急，才驚了爺的坐騎，並非有意。我這裡給爺請安。」

說畢，單落膝跪了跪。

魯鵬本是個好色之徒，今見五官柔聲下氣的陪罪，那一種姣媚之態令人生憐。況且他既陪禮，即不便發作。上前止住魯鵬道：「既是正主兒懂事，車夫是個小人，大哥恕了他罷。」回頭對五官道：「若不看你解得人事，我們定不依的。你可是福慶班的五官兒麼？」五官應是。魯鵬道：「我正，欲來尋你，可別要出局去，隨我園子裡來，有話與你講。」五官見勢頭不好，只得忍著氣隨了魯鵬又回園內。暗暗囑咐駕車的「牲口不要解散，我得空仍要去的。在園門外伺候著就是了」。

魯鵬、魯鵬到了園門下騎，帶著二十幾名家丁，昂然直入。早有跟五官的人，搶先知會傅阿三去。魯家兄弟走到台前，揀了一付座頭坐下，叫五官也在下首坐了。一眾家丁左右排列，個個豎眉睜目欲尋毆打的意思。旁席上有認識魯家兄弟的，又見如此情狀，知道出了事件，怕招攬到自家身上，托故走開。

五官卻明白來人是尋氣的，然再三細想，並未得罪此二人，況一面都沒有會過。又問了他們姓字，平日亦知魯家兄弟的行為，心內又氣又怕。見傅阿三忙忙的走出，到了席前陪著笑，請了安，垂手站在一旁道：「二位爺上姓？還是單聽戲，還是要備酒伺候？請爺們示下，好去預備。」魯鵬圓睜兩眼，大喝道：「該死的奴才，連我們都不認得，自然要酒伺候，難道吃了你的想賴麼？」傅阿三笑道：「小人怎敢如此設想，這是園子裡規矩，有客來都要問聲。怎生爺即作起惱來？」魯鵬大怒道：「你敢搶白我少爺麼？」喝叫家丁「將這忘八崽子，抓到兵馬司裡去」。

傅阿三起初出來，原欲將就來人出門，所以陪著小心問長問短。今見他二人一味的歪纏胡鬧，又信口漫罵，以勢凌壓，不禁動起氣來。臉色一沉道：「爺們不是來作樂的，分明來淘氣的。不知小人何處得罪了二位，爺說明了，死而無怨。可不是笑話麼！」說畢，回身欲走。早打魯鵬抓起一個蓋碗劈面打來，傅阿三低頭躲過。魯鵬一腿將桌子踢倒，齊聲大罵道：「瞎眼囚囊的忘八，下賤東西，竟敢挺撞我們。我知道你班內有個把紅相公結識了王爺，瞧不起天下人。今日先打死你這忘八，看有誰人替你出頭？」

五官也起身來勸他兄弟，魯鵬順手一拳打倒在地，喝令家丁等「先將這小兔崽子捆了起來」。傅阿三正欲跑脫，早被魯鵬夾領一「把抓起，不住手的左右打了十數個嘴巴。又喝叫眾家丁「將隱春園拆毀了，有理再敘」。眾家如狼似虎，扳倒台柱，推翻桌椅，打得「乒乒乓乓」一片聲響。傅阿三睡在地上亂滾亂碰？人喊道：「沒有命了。」又呼「地方救人！」柳五官哭得昏暈過去。看戲的人見勢頭不好，誰人肯做人命干證，一哄而散。

傅阿三心內如刀割一般，又氣又肉痛打損物件。一時憤不顧命，抽空爬起，一溜煙跑入後面。把一班扛抬戲箱與做活的人喚齊，到外面與來人打降，不問他是王爺的世子，公侯的爵主，拚著打死他一命抵一命。眾人聽領班的如此吩咐，又是一起粗人，那裡曉得利害。一聲吆喝，各自手執棍棒橫七豎八的打了出來。又有幾個搶出，將園門關，生恐來人溜走。魯府家丁反被他們打傷了幾名。傅阿三一頭撞入魯鵬懷內，大罵道：「我這條老命不要了，與你小雜種拚掉了罷！」魯鵬，暫鵬見人眾對打，又見園門關上，心內也覺著慌。人喝道：「了不得，了不得！禁城之內膽敢行兇，真真目無法紀。」那帶來的家丁，已被班子裡人捆配幾個，其餘著傷的，都想脫身。又有四五個人，搶上來要打魯家兄弟。魯鵬、魯鵬更外著忙，也想溜走，卻為傅阿三纏住不放，碰頭磕腦的拚命。

正鬧得無擺佈處，忽聞園外一片聲叫喚，打開園門，撞進數十名兵丁差役來。原來傅阿三喝令人眾打降之時，早差人越牆出外，到東府裡送信。東府王爺聞得此信，大為驚詫。恐五官吃苦，忙打發一名堂官，飛騎至巡城御史柏如鬆處，以及九門提督衙門，囑令速往彈壓。兩處奉了王爺的示，不敢怠慢。柏如鬆親自乘馬前去，九門提督即差了一名武弁，協同西城兵馬司，帶著數十名兵丁亦隨後而來。到了園外，見園門關閉，內裡格打之聲，驚天震地。柏如鬆喝叫眾兵役一一齊動手，打落園門，蜂擁入內。

眾兵役見人眾猶自揪打，高聲叫喚道：「不許動手，都老爺在此。」傅阿三舍了魯鵬，跑至柏如鬆面前，扒在地下大哭道：「人人救命！青天白日不知那裡來了一伙強盜，打劫小人。幸小人園內人多，雖被他打傷幾個，也把他們捆住數名，求大人訊辦。」魯鵬、魯鵬見有人來，方才放心，也搶步到柏如鬆面前，齊齊打躬道：「午伯，小姪們到此聽戲，因偶而說了幾句氣憤的活，何

阿三即關閉園門，叫人攢毆。小姪等所有帶來的數名家丁，都被他打傷，又捆了起來，硬栽小姪等來打劫他家。午伯明見，小姪等忝列斯文，無故受他們小人毆辱，成何話說？況屬在禁地，尚敢明目張膽恃眾行兇，妄為已極！要求年伯從嚴究辦，以儆將來群起效尤。」

柏如鬆平時也知道魯氏兄排行多不法，今日的事顯見是他們來尋事傳阿三的。傳阿三自然氣極了，才敢叫人對打。無如我與他父親同為一殿之臣，不能不給他兄弟些體面。乃笑道：「二位世兄不必著惱，暫請回府。只留下尊紀們，與仰阿三同帶回敝衙門，細加勘問。果然傳阿三恃強理屈，那我自當按律重責。」魯鷗、魯鵬仍然嘵嘵固請，恨不得即要柏如鬆頓時痛責傳阿三並封鎖戲園，代他二人出氣。又口內暗暗的怪著柏公要帶回審問，「就是傳阿三有十分全理，亦是他沒理，難道還要我家丁與他對質麼？」

柏公未及回答，早惱了提督衙門差來的一位武職老爺，大聲道：「既然柏大人要帶回審問，亦是正理。二位公子，何須如此性急？況彼此毆打，朋律係平枷平責。而且二位公子說的是尊紀們為他打壞，傳阿三又說他家的人被公子們打傷，究竟誰是誰非？都宜問個澈底，澄清非是。小官說句不懂人事的話，二位公子既來聽戲，何必帶二十多名家人，分明是起意要來打降的。而今事屬於官，豈能草草。即如柏大人不管這事，小官亦要把一千人證帶回衙門，聽敝上發落。二位公子不用多囑，審問一F來自公斷。」

一番話說得魯鷗、魯鵬啞口無言，只得復又打躬道：「一切費年伯的心罷。」帶著兩三名家丁，匆匆上馬去了。柏公大笑道：「我倒好意撫拂他們，反向我絮聒不已。受了一番言語，他也只好算歇。」命兵役等將傳阿三一千人帶回衙門審問，又留了兩名兵役在此看守，吩咐已畢，坐騎回衙。武弁亦回提督衙門銷差。且說五官被魯鷗打倒，哭得死去活來。他平時連大氣都未受過人家一口，今日空遭此羞辱，恨不一頭碰死。後來柏如鬆等人打入園內，詢問傳阿三與魯氏兄弟情形。正人眾忙亂之時，有跟他的人趁空近前扶起五官，急急出了園門，跨上駕車，把牲口加上幾鞭，直奔江相府而來。囚江府離隱春園甚近，且至江府再作計較。

到了府前，尋著連兒托仙去通報。伯尚聞說五官受了人家糟蹋，又聞他親自來此，定見這件事鬧得不小。忙叫連兒傳話，著丈官進來。少頃五官隨著連兒入內，眾人見他衣冠不整，形色倉皇，眼睛哭得紅桃子一般。進了書房，也不與人眾請安，跺足捶胸大哭起來。伯青等人摸不著頭緒，齊聲安慰他勿哭，「到底鬧出什麼大事？告訴我們，代你設法。遙想沒有大不了的事，不要害怕」。五官止住啼哭，把適才的事細細說了一遍。說畢，又哭了。

伯青等聽說，皆憤然不服道：「魯家兄弟太鬧得豈有此理，就是傳阿三回了他這幾句話，也不至動蠻相打。作算傳阿三得罪了他兄弟，與五官何涉？怎生忍心蹂躪五官起來，真正令人不解。」五官道：「他兩個人，平日我連一面都沒有會過，又與他家無仇無怨，這不是半天裡弔下來的晦氣麼？我長成十六歲，從未受過這樣哆咱，我還要這條命做什麼呢？陽間門不過他，陰司去做鬼都要告他一狀，方肯甘心。」說罷，淚痕滿面，嬌喘吁吁，悲苦不止。伯青取出手帕代五官拭淚，用好言撫慰道：「你不要苦壞了身子，我明日當面去見柏大人，請他從重處治魯家的家丁，替你出氣。柏大人是王者香的房師，我與他亦有世誼，這件事他也不好推卸我。」

從龍坐在一旁，微笑道：「我看魯家兄弟，斷非無因而來。若說沒有挾隙，就作你師父挺撞了他，也不能遷怒到你身上。你可細細想去，其中定有緣故。」五官道：「什麼挾隙呢！日前他老子魯道同在人家席上，與我咕咕唧唧的說笑，是我沒有理會他。不說別的，他那一口的山西俚調，開口是咱驢子，即討人厭。次日又到我園子裡去，硬要叫我陪他吃酒，還要帶我到他府中去玩幾天。沒說我不願意他，就是願意，我從來沒遇見人這般輕視我。他卻被我狠狠的冷落了幾句，他即去了。除了這一次，沒有別的緣故，他兩個兒子，我做夢也未嘗見著過他。」

從龍拍手道：「這就是了，日前之事即是挾隙。多分叫他兩個兒子來尋你事的，所以才與你過不去，說來你師父還是為你所累。即如昨日在江大人處飲酒，他見你敬酒至他面前，忽現不悅之色，正是日前的餘波，今日特地來發洩你的。你是個聰敏人，難道不明白這個情弊麼？」漢槎，二郎皆點首道：「在田揣度的卻是，魯道同未免器量太狹隘了。況且此舉甚為不妥，他兩個兒子帶人去尋打，又損壞若干物件，是自己先耽個不是。柏御史既是東府裡囑托過了，此案定然照公辦理，他也不敢徇庇魯家。試問堂堂吏部的少爺，與唱戲的打降對質，有何顏面？若再得了不是，更難對人。魯老頭兒豈非自家害自家麼？」從龍道：「魯老本來器小量窄，情性乖謬。同朝諸人，也沒有一人與他契合。所有往來的，不過幾家內親與他部屬該管各員，還有官秩卑小的，畏他勢熾勉強去趨奉他。觀此可知其平日為人。」

伯青對五官道：「你也不用回去了，在我這裡住著。我明日親到柏大人處，訪問審辦實在消息，再背地囑托他一番。況柏人人亦與魯道同不睦，自然憑公訊辦。」五官應允，又叫人到東府裡送信，說：「我並未打壞，請王爺放心。現暫避江府，容遲一二日再到王爺府內來請安。至於我師父傳阿三，與魯家眾僕皆為柏大人帶去審問，仍望王爺從中關切。念我師父年老，若我的師父輸了官司，難保魯家不扳我到案，惟有懇求王爺，方可庇護著我。」

伯青又吩咐擺酒，與五官壓驚。席間，五官說到自己做這唱戲的買賣，本屬下賤，人人皆得欺侮。「我若是個平等百姓，今日他們也不敢如此作踐。不知何時方能出此牢籠？況且為人在世，焉能盡如人意」。說著，又傷感不已。伯青道：「說起來我正要代你歡喜，你師父今番受了這一場氣惱，也該知道領班的難處，這碗飯不是容易吃的。而且你師父身邊頗有積蓄，就是不作這生計，也可過活了。少停兩日，俟此案平復，趁此機會去與你師父商量，代你贖身出來。那時即隨你唱戲也好，不唱戲也好，一則可以自由自便，二則人家亦不敢一卜分期你。」五官道：「我既脫離這苦海，還要唱戲做什麼呢，那可不是害了失心瘋了？我情願做個小本經紀，將就度日，縱死也不去作這唱戲的勾當。你們果真代我謀幹成功，即是我的重生父母，刻骨鏤心不忘大德。我那柳家的亡靈，在九泉之下也要感激的，保佑你們世世簪纓，科第不絕。」二郎道：「既然有此機會，何愁不成？況伯青日前曾允過代你贖身，我還做了保人，斷不能失信於你。我們且盡今宵之樂，明日再說明日的話。」眾人齊聲稱是，遂命換上大杯，輪流痛飲。又吆五喝六的搭起拳來，直至三鼓以後方止。從龍、二郎辭去。伯青命人在書房內另設一榻，將自己的鋪蓋分與五官歇宿，一宵無話。

次早，五官催捉伯青去訪他師父信息，伯青換了衣服，套車往柏如鬆衙門裡來。未知柏公審問傳魯兩造，孰曲孰直，且聽下回分解。